

第三章 徐志摩诗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内容

第一节 人生忧思

徐志摩于公元 1915 年夏季，毕业于杭州第一中学，时年二十岁，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居锡拉蒋百里宅。是年 10 月 29 日与宝山县张幼仪女士（嘉鈞）结婚于硃石商会，行新式婚礼，请萧山汤蛰先先生（寿潜）证婚，张时年十六，为张润之之女。越年春季肄业于上海浸信会学院。秋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17 年秋到京入北京大学学习法政。11 月段祺瑞内阁解组，闽侯林宗孟（长民）辞司法总长，漫游欧美日本。详《轮盘》小说集《春痕》篇。1918 年夏入贛新会梁任公（启超）门。案志摩《上梁师任公函》：“夏间趋拜矩范，眩震高明，未得一抒其愚昧，南归适慈亲沾恙，奉侍匝月，后厦料量行事，仆仆无暇，具谗夫子爱人以德，不以不肖而弃之，抑又重增惶悚，虑下驷之不足，以充御厩而有愧于圣门弟子也。敢不竭跬步之安详，以翼千里之程哉？”此牍之章法，全脱胎于许葭村之《秋水轩尺牍》又《志摩日记》（陈从周辑本）：“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

夏离北京大学偕刘叔和、董任坚于 8 月 14 日乘南京号轮，首途至美，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从社会学教授 Frank H. Hankins 史学教授 Harry Elmer Barners 读书。与董任坚、张道宏、李济之等同居。志摩上梁任公函：“生于 8 月中发沪，道出横滨檀香山，阅二十一日，而抵金山，然后横决大陆，历经芝加哥纽约诸城，今所止者，麦斯省之晤斯忒也。入克拉克大学习，生计国人于此不及百，学者十人而已，此间人士切心战事，上下同忧，爱国热忱，可为敬畏，其市则供给日匮，物价日昂，生活艰难，良未艾已。”又离国后会撰《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分致亲友。11 月欧战停止，志摩在美所记甚详。案《志摩日记》：“11 月 11 日上午 3 时停战消息传到，霎时举国若狂，欢动天地……长队游行亘二里不绝，方是时也，天地为之开朗，风云为之霁色，以与此诚洁挚勇之爱国精神，相腾嬉而私慰。嗟乎！霸业永讫，民主无疆，战士之血流不诬矣！”

1920 年 9 月得哥伦比亚大学文硕士后离美偕刘叔和同去英国，入伦敦剑桥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1921 年，时已二十六岁，方开始写新诗，生活起了大的转变。详情参着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案志摩《猛虎集》序：

但生命之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那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35] (p261)}

1922年3月在德国柏林，由吴德生、金龙荪二君作证，与夫人张幼仪离婚，而志摩双亲不忍其媳离徐家，认为继女。七月中在伦敦会名女作家曼殊斐儿，并与她谈苏联文学，这也是个缘遇，但仅清谈二十分钟，（因曼殊斐儿当时已患严重肺病，不宜久谈）虽是极为短暂的会谈，已使志摩永生难忘！对她那杰出的才笔及那不凡的仙姿灵态，极为崇敬和爱慕。可惜红颜命薄，仅隔半年，曼殊斐儿即因病而逝世，死时才三十四岁，安葬于枫丹卜罗。志摩曾作《哀曼殊斐儿》一诗以弔之。

是年10月15日返国。案《猛虎集》自序：“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回国后两年内写的。”阳历11月在南京作《月照与湖》（英文本）与林徽音。见《西湖记》12月17日发表《归国杂题（马赛）》。《努力周报》三十三期。同月24日发表诗《归国杂题（地中海）》同刊三十四期。

1923年1月蔡子民（元培）发表宣言刊于《教育杂志》十五卷二期，主张对于政府不合作，（上年冬以罗文干案对教长彭允彝不满而辞北大校长）北京学生向众议院请愿，否认彭允彝长教育，北京学生联合会宣言驱逐彭氏，惩办议长吴景濂。这是志摩在二十八日的《努力周报》三十九期。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以作抗议。

1月24日作《希望的埋葬》一诗，刊于努力周报三十九期。2月4日发表《情死》刊《努力周报》四十期。3月10日发表诗《听槐格纳》（Wagner）《乐剧》十二日发表诗《康桥再会吧》，13日发表诗《沙士顿重游随笔》，14日发表诗《夏日田间即景》，18日发表《青年杂咏》。29日发表《月下待杜鹃不来》。又曾于23日发表《小花篮送卫礼贤先生》案志摩小序：“一年前此时我正与博士陈通伯同游槐马与耶纳，访葛德西喇之故居，卖得一小花篮，随采野草实之，今草已全悴，把玩不觉兴感，因作诗：“卫礼贤先生，通我国学，传译甚力，其生平所最崇拜者，孔子而外，其邦人葛德是也，今在北大讲葛德。”5月10日发表文《曼殊斐儿》及译曼殊斐儿的小说《一个理想的家庭》。《小说月报》十四卷五期。

[35] 项宇. 徐志摩精品集（上）[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8月27日祖母何太夫人逝世于硖石。志摩《致陈通伯函》（《我的祖母之死》）：她现在已经永远的脱辞了烦恼的人间，还归她清静自在的来处。我们承受她一生的厚爱与荫泽的儿孙，此时亲见，将来追念，她最后的神化，不能不禁中怀的摧痛，泪暴雨似的盆涌，然痛心中却亦隐有无穷的赞美，热泪中依稀想见她功成德备的微笑，无形中似有不朽的灵光，永远的临照她绵衍的后裔……

11月24日《我的祖母之死》写成，又是时《北戴河海滨幻想》亦写成，均载《自剖》文集。又《春痕》小说写成刊《努力周报》案志摩于《轮盘》小说集自序：“在这集子里《春痕》原名《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是登1923年的《努力周报》（胡适之所办）”。

中秋偕堂弟永和游西湖，时胡适之养病烟霞洞，于是二人得同畅游，成《月下雷峰》诗《滬杭车中》诗等。10月17日张幼仪自德国来函致志摩，言归国后，拟办幼稚院，先从硖石入手。（案张幼仪曾于民二十六年（1937年）于硖石筹建中小学各一所，正在动工间，毁于抗战炮火中）。

1924年，时二十九岁，与陆小曼相识于北京，居松坡图书馆，这时他正任北大教授。

十月间曾与胡适之约翻译曼殊斐儿作品《西湖记》案胡适之《论繙译》（《新月》一卷十一期）：“民国十七年，我和志摩先生发起繙译曼殊斐儿的小说，我译是一篇是《心理》译成一半，就搁下了，至今不敢译下去……他的译笔很生动，很漂亮，有许多困难的地方他能委曲保存原诗的风味，可算是很难得的译本。”

12月发表译作《伤痕》（The Wound）哈代（Thomas Hardy）作。《分离》哈代作。12月1日发表译诗《死尸》

1925年1月24日发表《青年运动》一文。2月10日发表论文《济慈的夜莺曲》（John Keats）。3月10日发表译英国曼殊斐儿小说（K. Manfield）《夜深时》，文《再说一说曼殊斐儿》。

3月10日出国，经西伯利亚苏联抵德。3月16日西伯利亚道中作函致刘勉己言所作《庐山石工歌》。在途中并作诗《西伯利亚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在苏联时，曾会见托尔斯泰的女儿。案志摩原函：“Chaliapin”（俄国著名歌者）有一支歌叫作《鄂尔加河上的舟人歌》是用回返重复的低音，仿佛鄂尔加河沉着的涛声，表现俄国民族伟大沉默的悲哀。我当时听了庐山石工的叫声，就想起他的音乐，这三段石工歌是从那经验里化成的，我不懂音乐，制歌不敢自信，但那浩叹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用天然的音籁，谱出我汉族血赤的心声！

在苏联看了他们革命后的景象，志摩对这伟大事业起了敬意。案志摩《自剖》集：

那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 Martyrs 的腔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宫的血景。只要有识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的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费的。”又志摩《落叶》集：“前几时有一天俄国公使馆挂旗，我也去看了，加拉罕站在台上微微的笑着，他的脸上发出一种严肃的青光，他侧仰他的头看旗上升时，我觉着了他人格的尊严，他至少是一个有胆有备的男子，他有为主义牺牲的决心，他的脸上至少没有苟且的痕迹……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表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志摩次子德生（彼德），乃于 3 月 19 日患腹膜炎殁于柏林，志摩到时，已不及见，作《我的彼德》一文，刊于《自剖》集。案《我的彼德》《自剖》集：

我不能怨，我不能恨，更无从悔，我只是惆怅，我只能问！明知是自苦的揶揄还不止此，我自身的父母，何尝不赤心的爱我；但他们的爱却正是造成我痛苦的原因；我自己也何尝不笃爱我的亲亲，但我不仅不能尽我的责任，不仅不曾给他们想望的快乐，我，他们的独子，也不免加添他们的烦愁，造成他们的痛苦，这又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也是一般的不能恨，不能怨，更无从悔，我只是怅惘——我只能问。昨天我是个孩子，今天已是壮年；昨天腮边还带着圆润的笑涡，今天头上已见星星的白发；光阴带走的往迹，再也不容追赎，留下在我们心头的只是揶揄的鬼影，我们在道上偶尔停步回想的时候，只能投一个虚圈的‘假使当初’解嘲已往的一切……

1926 年阴历 2 月初一日，其姑丈蒋谨旃（钦琐）先生病逝硖石，享年五十五岁。案志摩尝问学于姑丈蒋先生。蒋氏富藏书，斋名《衍芬草堂》自其先人寅昉先生始，历太平天国迄今尚存，论今日海宁藏书，当推蒋氏。

4 月 2 日文《拜伦》写成。4 月 20 日作诗《再休怪我的脸沉》。5 月 29 日《欧游漫录》成于翡冷翠山中。6 月 11 日作诗《翡冷翠的一夜》7 月 17 日发表译剧本《死城》。

是年七巧日与陆小曼订婚，孔诞日结婚于北海。小曼时年二十四岁。常州

人，长文艺，善书画，由胡适之作介绍人，梁任公证婚。

8月24日，张季直病歿，寿七十四岁。秋张幼仪自德返国，任教北京。案志摩致幼仪北京函：

在上海一事无成……定10月12日回家，从此我想隐居起来，硃石至少有蟹和红叶，足以助兴，更不慕人间矣。秋后返里，颇有著书隐居之意。^[36] (p70)

1927年阴历5月3日乡人王国维自沉于北京昆明湖，享年五十一岁。

12月27日小曼在上海夏令匹克戏院演《玉堂春·三堂会审》志摩饰红袍。

冬幼仪偕长子阿欢南归，葬次子德生于硃石西山白水泉下。

1928年仍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等校授课。4月20日译诗哈代八十六岁生日自述一首，并作《残春》诗一首。

4月10日发表与陆小曼合作五幕剧《卞昆冈》。

5月3日山东济南惨案发生。

1929年1月19日，梁任公歿于北京，享寿五十七岁。1930年8月27日秀山公园作诗《干着急》9月4日作诗《俘虏颂》是年曾与郑孝胥（时东北未沦陷）同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

1931年3月组织笔会中国分会。案《遐庵年谱》是月沪人士组织笔会之中国分会。理事七人，先生被推推荐，理事长为蔡子民，余为胡适之、徐志摩、徐訏等。6月与杨振声游北京中山公园，至半夜方回。秋间在南京与方令孺、方玮德、陈梦家同游名园。9月18日，东北发生日本占领沈阳，造成《九一八》事变。

案11月21日《新闻报》：“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之济南号飞机，于19日在党家庄附近遇雾失事，机既全毁，机师王贯一、梁璧堂、及搭客徐志摩，均同时遇难。”（三人年皆三十六岁，亦可称奇事也）

以上所简述乃徐志摩之人生经历。

（一）举当时创作的相关作品：

《翡冷翠的一夜》

《呻吟语》（为小曼而作）

《客中》

[36] 陈从周. 徐志摩：年谱与评述[M].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问谁》
《希望的埋葬》
《望月》
《大帅》
《人变兽》
《两地相思》
《在不知名的道旁》
《生活》
《一个祈祷》
《荒凉的城市》

第二节 感情苦闷

浪漫主义的抒情逻辑，其特点是一种极端化的逻辑，它有别于理性逻辑的客观、冷静。它是一种情感逻辑，是以绝对化为特点的，不绝对不足以表现情感的强烈和非凡。因而表述爱情的诗句都是无条件的，美和丑都带着绝对化的色彩，想念就绝对想念，碰到任何东西都引起想念。徐志摩很快就学会了这一手。例如，他与有夫之妇陆小曼陷入了热恋，而又不便自由交往，他在《我来扬子江买一把莲蓬》中写他的苦恋，连吃一次莲子都联想到、感受到那么强烈的思念、回忆、猜疑、自慰，最后又转而为自信。

但，以这样的诗句和西方和中国古代爱情诗中那些名篇相比，其感情的强烈程度就多少有些逊色了，甚至比之陶潜那篇并不太出色的《闲情赋》都显得暗淡。

要讲恋情强烈，不亚于火山爆发式的郭沫若，如痴如醉的激情，在散文中比之在诗中更像青年徐志摩的为人。早在欧洲，他见了林徽因，也是绝对地追求；但是，他已经与张幼仪结婚了，而且有了孩子，待到他离了婚，仍然没有追求到林徽因。可这并没有丝毫改变他浪漫主义的本性。一旦见到嫁了丈夫的陆小曼，又是没头没脑地陷入了情感的漩涡之中。

虽然，他这种任情纵性的浪漫主义，在当时的社交圈子中，遭到了种种的非难，但是他毫不在乎，真有一点大无畏的精神，哪怕他的老师梁启超写信反对他，批评他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他也无动无衷。

徐志摩并不是一个浪荡公子。事实上，早在他与张幼仪离婚之时，他就把离婚当作对社会传统的一个冲击。他把他和张幼仪的往来信件公之于众，他显

然有意把自己当成一个争取情感自由的先锋。他鼓励张幼仪勇敢地、不惜任何牺牲去争取自己的幸福。他在诗中曾经非常天真地藐视过当时的环境：“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他一度要拉着他的恋人走向一个理想的天国，而在散文中，就不那么天真了，有时，他有一点悲观，但很壮烈。

在为理想而斗争的过程中，他感到自己有一种时代的革命，一他把这叫做“责任”。本来按伦理学而言，责任是对自由的限制，可是在徐志摩，责任不但没有限制他的自由，而且深化了自由的意义，他的自由既是一种榜样，那么这种自由就不是仅属于个人的。

这恋爱是大事情，是难事情，是关生死的、超生死的事情，如其要到真的境界，那才是神圣，那才是不可侵犯。有同情的朋友是难得的，我们现在有少数的朋友，就思想而论，在中国是第一流。他们都是真爱你我，看重你我，期望你我的。他们要看我们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实现一般人梦想的境界。他们，我敢说，相信你我有这天赋，有这能力；他们的期望是最难得的，但同时你我负着的责任那不是玩儿。对己，对友，对社会，对天，我们有奋斗到底，做到十全十美的责任。

正是这种时代的使命感，或者说社会责任感，给了徐志摩以惊人的勇气，走向对传统的偏见做义无反顾的冲击。

这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并未实现他恋爱神圣的理想，这个疯狂的浪漫主义者在结婚以后，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疯狂的幸福，他的幸福也许就在他与客观环境做苦斗的过程中。虽然，那时他忍受着分离之苦，但是这些痛苦却激活了他的心灵，发出最强烈的光彩。一旦外来的压力解除，新的阶段开始了。他与陆小曼的内在精神的矛盾激化了，而他对此毫无准备。这时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由于对这种痛苦缺乏理解，因而他无从反抗，他的激情不但不因之放出光彩，反而暗淡了。这种痛苦的特点是无可奈何的，连经典的浪漫主义者都不能理解的痛苦，也是浪漫主义的惯用方法所不能表达的。无言之苦，是为至苦。也许这种痛苦只有现代主义者才能从另一个价值方位去透视。

有时他好像连一点哲学的常识都没有。任何事物之间的同一性，任何人之间的情感相投都不能是永恒的，而是有限的，个性、情感的差别、矛盾才是无限的。正如他在欧洲时感到自己“绝对地”爱上林徽因，回到中国又“绝对地”爱上陆小曼一样，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本来是相对的感情绝对化了，这无可厚非，但是他往往又要求陆小曼对他的感情要进入神圣化、绝对化的境界。而这个境界是只属于他的，陆小曼是进不去的，而陆小曼的境界，徐志摩也是进不去的。因而他总是神经质地痛苦地抑制

着自己对陆小曼的不满，陆小曼总是迟迟不回他的信，他就把自己的痛苦和期待用夸张的语言加以诗化，以致他自己常常分不清他的诗化成分与他的真实情绪之间的区别了。

他根本不明白，只要是两个人，他们的心就不可能完全同一，正因为这样，人们才特别强调尊重对方。爱情，即使最伟大的，也不可能完全心心相印，毫无错位，最动人的爱情固然有心有灵犀、息息相通的一面，又有互相冲突、互相摩擦、互相折磨的一面。一方面以对方为生命，一方面又以对方为挑剔的对象，这是正常的现象。真正的爱情都既是心心相印，又心心相错的。所谓双方“完全”互相融化是一种空想，不是出于天真，就是出于不尊重对方的个性。

在爱情和婚姻中谁也不能指望对方牺牲自己的个性去“完全”满足对方。在狂热的语言背后，徐志摩实际上把陆小曼放在人身依附的地位上。在徐志摩以及当时的许多浪漫主义者的散文和小说中所表现的潜意识莫不如此。

“五四”时期以及二三十年代高唱恋爱神圣的诗人往往热衷于自我感情的神圣化而忽略了对对方人格独立的尊重。

至今仍有不少文章停留在当年徐志摩、郭沫若水平上。在谈及徐志摩悲剧时，往往不是过分强调外部环境原因，就是片面强调陆小曼的道德责任。这恰恰证明浪漫主义的绚烂光华至今仍然掩盖着中国式的大男子主义，或男性沙文主义的幽灵。至今人们很少发出疑问：徐志摩如此坚定地追求自由恋爱，为什么并未得到幸福，相反，那些默默接受包办婚姻的作家如茅盾、叶圣陶、闻一多，倒是享受了不少有的持久的和谐的家庭欢乐。这是因为，他们不那么强烈地要求对方完全奉献自己，而对方也没有陆小曼那样独立不羁、缺乏责任感的个性。

自然，如果把徐志摩和陆小曼互相不能同化那一部分相比较，那徐志摩的自然要好一些，而陆小曼的方面可能差一些。但是这属于社会实用价值范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情感范畴，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对于对方负有同等尊重的责任的。

“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在伦理学上来看，是有缺陷的。那就是它着重于个性自由的范畴，而忽略与之相联系的责任范畴。自由是一种选择，但同时也必须为所选择的对方以及社会效果承担责任。

这本是西方哲学的常识，可徐志摩和中国早期的启蒙主义者往往忽略了责任范畴。当然，徐志摩也不是完全无视责任，但他却将责任歪曲为启蒙主义者为社会、为自己争取自由的责任，至多，也只是为对方承担经济责任，而不是

与情感自由对立的尊重对方情感的责任，因而从人伦关系来说，他实际上是取消了情感责任对情感自由的制衡作用。因而绝对的恋爱的自由，变成了缺乏真正责任感的自由。这在徐志摩和陆小曼是同样的，因而他们的个性自由是一种不成熟的自由。然而他们却缺乏清醒的自审精神，本来如果他们有适当的责任感，他们的情感悲剧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徐志摩潜意识中的男性沙文主义却把情感的不和谐引向了死胡同。”

（徐志摩的情书和中国的男性沙文主义 孙绍振 （选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上述文章 论及“浪漫主义的抒情逻辑与理性逻辑”的不同。其观点极为正确，且言简而意赅，颇有启发性。文中又举志摩抒写其感情苦闷的“我来扬子江买一把莲蓬”的诗作。因该诗乃以浅显的笔调，写其对陆小曼苦恋的心声，与对往日绮梦的追忆。而诗贵于含蓄，尤以写情之作，不宜太露，志摩在其诗次段之末行写道：“永远是你的，我的身体，我的灵魂。”（小曼对志摩之盟言）及末段中之“你是我的！我依旧 将你紧紧的抱搂一”在直叙其心中的苦闷之余，尚以如此“肉麻”的句子，抒写对小曼的相思意，并借莲心之苦，以喻诗心之苦，其情之痴，曾堪怜笑！

志摩是个风流成性的浪漫诗人。早在康桥留学期间，因林长民的关系，有缘认识其女徽因，而徽因是个才貌双全，感情纯洁的官家小姐。只缘经常相处，并在康桥那灵秀的胜境中，曾留下几片落叶般的恋痕！因此，激起诗人那股强烈的追求狂。竟不顾传统礼教的约束，暨父母的反对，恩师的规劝，幼仪的痛苦，张家的体面及尊严，决意与幼仪离婚。还赋诗劝幼仪须“笑解烦恼结”说什么“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忠孝节义一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四千年史髅不绝，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真是满纸荒唐言尚强作自辩 诚千古所未闻之趣谈。仅为情迷心窍，竟抛妻弃子，但结果又得不到徽因的爱情，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但志摩那浪漫本性，仍旧毫无改变，当他在京缘遇小曼，经一番交往后，又被小曼多才多艺与如花美貌所魂迷，几经波折，至终虽共结连理，但在婚后的几年中，不但得不到理想中的幸福，反而被爱搞得焦头烂额！

至于造成志摩“感情苦闷”的主因，是他那疯狂的浪漫主义的恋爱观，因这种恋爱观，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是绝对不能相容的。

第三节 对社会的迷茫

徐志摩乃生于 1897 年，死于 1931 年。在他那短短的三十四年期间，仅于中国本土就曾经历了多次或轰轰烈烈的革命事迹，或令人发指的国耻及惨案。诸如由孙中山先生所领导之革命军，于公元 1911 年在武昌起义，获各省之响应，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运动。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中华民族之复兴！因农历属辛亥年，故称之为辛亥革命。此前于公元 1910 年尚有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为广州起义而壮烈殉国。

公元 1915 年 5 月 9 日，日本威迫中国承诺廿一条件。中国屈伏，故乃以 5 月 9 日为国耻纪念日。

公元 1919 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因对日本外交失败而发起示威运动，得到全国学生响应及工商界之赞助，遂成为著名的青年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史称“五四运动”。

公元 1921 年 5 月 5 日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非常大总统举世腾欢史称“五五纪念”。

公元 1925 年 5 月 30 日，英国巡捕在上海租界屠杀中国市民的大惨案，史称“五卅惨案”。

公元 1926 年 3 月 18 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枪杀请愿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

公元 1928 年日本出兵山东，阻挠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于 5 月 3 日在济南造成惨案，中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被惨杀，史称“五三惨案”。

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事变，发生于公元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上。

这些历史事件都曾深深地激发志摩的爱国情操，其中亦曾赋诗以寄慨！犹记顾宪成曾为东林书院所撰写之门联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此联诚可作为徐志摩心声之写照。

徐志摩于 1917 年秋季到京入北京大学习法政，1919 年上半年仍在美国克拉克大学习银行及社会学，亦曾摆脱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荣誉的引诱，想到英国剑桥大学拜罗素为师，好好地跟这位一代名师亦是著名的哲学家读几年书，但事与愿违，当他到剑桥时，罗素已不在剑桥授课。虽未偿夙愿，但志摩一到康桥即被康桥那绝美的景緻所迷惑！深深地陶醉于康河两岸那如诗如画的自然环境中。亦因此使他对欧洲文学及诗歌产生浓厚之兴趣，尤其是对浪漫的诗歌，更情有独钟！当学成归国后，还曾作故地之重游，且还写下了多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与诗作。这些既清隽又灵秀的新诗及佳章，近九十年来均为海内外新诗坛及

新文坛之同道所喜好与嘉赞。

徐志摩的写诗生涯是在 1921 年开始，当时已二十六岁，还于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攻读。而《徐志摩的诗作精品集》，《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其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短篇小说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书信日记《爱眉小札》等。还有译作《涡堤孩》，《曼殊斐尔小说集》，《赣第德》，《玛丽玛丽》等遗著。更是光同星月，千古流馨！受无数之学者所推崇，无数之学子所研究。志摩在天之灵有知，必亦含笑于极乐之天国而无憾矣！

第四节 自我嗟叹（天涯孤旅的孤独）

志摩于 1924 年相识陆小曼于北京，但小曼已是有夫之妇，其夫婿王赓还是志摩之好友，夫妇俩每出游，必邀志摩为伴，后因公务外调，赴任前曾嘱志摩代为照顾小曼，相处日久，小曼渐对志摩生爱慕之意，而志摩亦倾心于小曼的天生丽质及学贯中西，且兼多才多艺，非但书画超群，尚精谳京剧，能演能唱，可谓志同道合。因此两人之交往，日益亲切，故引起社会有关人士之非议！志摩为暂避困扰，于 1925 年 3 月 10 日，远赴欧洲旅游，经西伯利亚，苏联，再抵德国。西伯利亚这个地方本来就容易使人发生荒凉的联想，何况当时又变成有色彩的去处，再加谣传，附会，外国存心诬蔑苏俄的报告，结果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条平坦的通道竟变作不可测的畏途。其实，西伯利亚只是人烟疏少，但并不荒凉。其天然景物亦自有特色，并不单调；如贝加尔湖周围那完满着诗情画意之美，乌拉尔一带连绵不断的森林景观，亦使人难以忘怀。天气晴爽时，那空气竟像是透明的，真是亮极了，再加地面上雪光的反映，真叫人耀眼。尤其是柔媚的晚景，雪地上的阳光有时幻成最娇嫩的彩色，试想像晚风静定时，在一片雪白的平原上，那疏伶伶的大树间，斜刺里平添出几大条鲜艳的彩带，是幻是真，那妙趣的天然美景，非置身其境者，又岂能信此奇观哉！森林是这里的特色，连绵、深厚，严肃，颇有宗教的意味。

西伯利亚的林木都是直干的，不论是松是白杨，是青松或是灌木类的矮树丛，每株树的尖顶总是正对着天心。其白杨林最多，像是带着旗帜的军队，各式的军徽奕奕闪亮着；仿佛在等候什么严重的命令。松树林都很茂盛，但干子不大，也不高，像是稚松，但却长得极为匀净，这些树的倔强的不曲性，是西伯利亚，或许是俄罗斯，最明显的特性。

莫斯科，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

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半冻的莫斯科河。

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这是志摩第一天到莫斯科，在 Kremlin 周围散步时心头涌起杂感的一斑，想起上一天路过的森林，大概的 Vladimir 一带，多半是叫几年来战争摧残了的，几百年的古松只存下烧毁或剔残的余骸，纵横在雪地里，这底下更不知掩盖多少残毁的人体，冻结着多少鲜红的热血，沟壑也有可辨认的，虽则不甚分明，都因年年的白雪，填平地上的沟壑与丘壑，掩盖人类的暴迹，省得伤感派的诗人词客多费推敲，因此警醒你的心；张开你的眼；—你到了俄国，你到了莫斯科，这巴尔的克海以东，白令峡以西，北冰洋以南，尼也帕河以北千里万里雪盖的地图内一座着火的血红的大城！

莫斯科像一个蜂窝，大小的教堂是他的蜂房；全城共有六百多座，据说革命以来，俄国的宗教大吃亏。不但新的没造，那旧的亦没修，那教堂里的教士，隐约的讲些给参观者听，那神情是怪凄惨的。它那无限制的破坏的馋欲：桑田变沧海、红粉变骷髅、青梗变枯柴、帝国变迷梦。……………一切的纷争消纳在无声的墓窟里。

根据徐志摩在欧游漫录第十一段《契诃夫的墓园》所记载：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关系的坟[在莫斯科上契诃夫、克鲁泡德金的坟，在柏林上我自己儿子的坟，在枫丹卜罗上曼殊斐儿的坟，在巴黎上茶花女、哈哀内的坟；上善特莱“恶之花”的坟；上凡尔泰、卢骚、器俄的坟；在罗马上雪莱、基茨的坟；在翡冷翠上勃朗宁太太的坟，上密亿郎其罗、梅迪启家的坟；日内到 Ravenna 去还得上丹德的坟，到 Assisi 上法兰西士的坟，到 Mautau 上浮吉尔 (Virgil) 的坟]，我每过不知名的墓园也往往进去留连，那时情绪不定是伤悲，不定是感触，有风听风，在块块的墓碑间且自徘徊，待斜阳淡了再计较回家。

莫斯科还有一个真值得去的好所在—那是在雀山山顶上的一座有名的墓园，原先是贵族埋葬的地方，但契诃夫的三代与克鲁泡德金也在里面，我在莫斯科三天，过得异常的烦闷，但那一个向晚，在那噤寂的寺园里，不见了莫斯科的红尘，脱离了犹太人的怖梦，从容的怀古，默默的寻思，在他人许有更大

的幸福，在我已经知足。那庵名像是 Monestiere Vnozositoh（可译作圣贞庵），但不敢说是对，好在容易问得。

志摩隻身遨游欧陆，非但将沿途之所见所感，描述无遗，同时亦将当年之大时代背景，慨然揭露，使人对西伯利亚与乌拉尔之湖林胜境，异常向往！那“雪原晚照”，“疏木彩虹”的诗画景观，使人有亦幻亦真之惊叹！俄国的伟大革命，残松冻地，尸雪掩埋，雪填壑，暴迹无痕。

经过了革命，经过战争的洗礼，在战火中最先烧炼的是原来的俄国。而莫斯科更是首当其冲，那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糜的，ancient regime 全没了，这就是置国计民生于不顾者乐极生悲的写照，夫复何言！

志摩的诗充满着灵秀之气，这与其深受传统文化之熏陶，关系至深！在康桥留学生活的那段期间，因康桥风景之美，环境之幽，亦深深地启发其灵思，激起其奔放的诗情。昔贤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非但能学以致用，尚且能使眼界大开，赏景采风，一路纪游，既可陶冶性灵，又能锻炼诗笔。况志摩又有与众不同的天性及癖好，于欧游期间，竟到处以访游知名之墓园为乐，诚心地向平生所敬慕的诗人及作家弔祭，可终日徘徊于坟场墓园之碑林间，发怀古之幽思，直到斜阳西坠，夜幕将垂，始依依而别。雅人雅怀，难怪其诗屡有视死如归之遣句，全不畏不祥之心语，有可能成为诗谶！这亦是风流浪漫的志摩，其灵秀飘逸之诗风，永垂而不朽！那格律化的新诗，至今仍深受广大爱好者所推崇，所津津乐道之缘故。